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976777

I242

Y5397

青楼梦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〔清〕愈达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8A057/3



897677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系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 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系... 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青楼梦 (清) 俞达 著

八里河 (清) 佚名 著

出版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话◎0431-5640624

印刷◎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本◎32(880×1230 毫米)

印张◎13.375

主编◎系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◎安春海

封面设计◎龙震海

版式设计◎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1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第一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

词曰：

离是销金，人来似玉，笙歌竞奏山塘。璧月琼楼，尽教遣此风光。却怜丝竹当年盛，忽兵戈、变起仓皇。恨难禁，怨煞王孙，恼煞吴娘。而今再睹升平字，聚鸳鸯小队，脂粉成行。依旧繁华，青楼都贮群芳。个侬本是多情种，凭谁人一著意评章。愿今生，锦帐千重，护遍红妆。

慕真山人曰：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，自古繁华，粉黛脂林，不能枚举，虽经乱离之后，而章台种柳，深巷栽花，仍不改风流景象。吾少也贱，恨未能遍历歌簇，追随舞席，惟是夙负痴情，于情字中时加兢惕。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，好色淫，恃骄夸富，非艳说人家闺阁，即铺张自己风流，妄谓多情，其实未知“情”字真解。不知人之有情，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，山川之秀气，鬼神之契合，奇花异草，瑞鸟祥云，祇符有兆，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，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情之所钟，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，所以有情者之罕睹也。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，而满腔素志，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。

那日正在无聊，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。细视之，鹤发童颜，超然尘表。正欲诘所由来，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，曰：“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。毋多诘，鉴后即明。”言讫不见。

我即捧镜觑之，忽见镜中花木繁茂，不胜奇讶。熟视良久，觉得身轻如雾，神入镜中。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，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，正中坐着一位道长，相貌殊非凡品。正视间，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，光华灿目，偷觑之，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。俄闻道者一一点名，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。又见他默默的说了几句，众女始一齐退出。俄又闻仙乐盈盈，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。及至，二人相见甚殷。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：“座下金童玉女一案，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。如今两造俱至，望即施行。”那位道人点了点头，便宣仙女上前，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，仙女亦即退去。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，我也不解其故，便兢兢上前见了。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。我正欲询其故，觉得一霎模糊，道者已失，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，知已为金氏子。但细细熟思，前因未昧。及长，遂以挹香名之。游花园，护美人，采芹香，搦巍科，任政事，报亲恩，全友谊，敦琴瑟，抚子女，睦亲邻，谢繁华，求道德，做了二十余年事业。

一日，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，惊得大汗满身，神归躯壳，镜亦杳然。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：

一番事业归何处，花谢春深老杜鹃。

醒后细思镜中之事，犹觉历历可溯。于是假虚作实，以幻作真，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，共成六十四回，名之曰《绮红小史》，又曰《青楼梦》。其人虽无，其事或有。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，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。正所谓：

梦中成梦无非梦，书外成书亦算书。

此书非谈别事，专说镜中一段幻迹。这人姓金，字挹香，又字企真，苏州府长洲县人氏。父字铁山，母王氏。家非巨富，室尚小康。生挹香，极钟爱。十龄即就外傅，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。

及二八，父母欲為娶室。挹香素性風流，托言尚早，意欲目見躬逢，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屬。父母素溺愛，亦不過為固執之。挹香虽才思敏捷，应试不难，然志欲先求佳偶，再博功名，是以年将弱冠，未擬巍科。生性无纨绔气，有高士风。身余兰臭，无烦荀令薰香；貌似莲花，不藉何郎傅粉。故人人爱慕之。

一日，挹香在书房看书，正在无聊，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。一个姓叶，字仲英，因母制丁忧，未邀显达；一个是姓邹，字拜林，宏才博学，早挹芹香，与挹香最投契。因是日天气清和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，同至挹香处，讨论古，赏赋鉴之。拜林谓挹香道：“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饬，甚属疲懒，今日幸得仲英过谈，故偕至你处散闷。”挹香乃问道：“林哥哥昨课何题？”拜林道：“乃‘不愿无位’一章。诗题乃‘昆仑奴盗红绡’。”挹香道：“弟尝考昆仑奴盗绡一事，真为千古美谈。老昆仑忠心为主，俏红绡慧眼钟情，如此佳人义仆，恐此时不能再得矣。弟素性痴狂，志欲访遍名花，窃恐莫予云睹。若得红绡辈事之，弟之愿亦毕矣。”复道：“课作曾否带来？”拜林道：“文未带来，只携诗在。”乃索诗展开细读。读至第四韵“飞腾仙子术，窈窕美人躯”，不禁大赞道：“风流倜傥，卓犖不群，抑且脂香粉泽，足令读者神迷。第思红绡辈，此时虽不能遇，而风尘中亦多慧质。弟欲一访花丛，苟得知己能逢，亦何嫌飘残之柳絮，蹂躏之名花。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？”仲英道：“弟愚矣。夫青楼之辈，以色事人，以财利己，所知惟谄，不知其情。朝秦暮楚，酒食是娱；强笑假欢，缠头是爱。况生于贫贱，长于卑污，耳目皆狭，胸次自小。所学者婢膝奴颜，所工者笑傲谗浪。即使抹粉涂脂，仅晓争妍斗媚，又何知情之所钟耶？”

挹香道：“兄差矣！夫秦楼楚馆，虽属无情，然金枝玉叶，士族官商，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。第须具青眼而择之，其中岂无佳丽？况歌衫舞扇，前代有贵为后妃者，他如绿珠奋报主之身，红拂具识人之眼，梁夫人勋垂史册，柳如是志夺须眉，固无论矣。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，李香君之力排阉党，风雅卓识，高出一筹。然则章台之娇娇，不大胜于深闺之碌碌者乎？又况梨涡蕴藉，樊素风流，过

虎阜而吊真娘，寓钱塘而怀苏小，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。只何轻视若斯耶？”仲英语塞。

拜林道：“吾弟既必欲一行，我等亦不敢扫兴，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？”挹香道：“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，艳名久著。弟未曾一见，何不乘兴而去。”拜林称善。于是三人偕往。甫入门，早有人通报，即请入室。见其高堂大厦，画舫珠帘，花木扶疏，雕栏缭绕。暂入座，有丽者姗姗至道：“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。”三人偕之行，曲折回廊，绰有大家模范。俄闻异香一阵，别开洞天，室中陈设愈雅。上悬一额曰“集红轩”，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《寒江独钓图》，两旁朱砂小对，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。炉烟袅袅，篆拂瑶窗；珠箔沈沈，蒜垂银线。

三人正观时，见两垂髫捧茶出，谛视之，肌理细腻，风雅宜人，又非俄顷引导者。爰启朱唇，诘姓氏。三人一一答之。拜林道：“仆等闻贵小姐芳名，如雷贯耳，倾慕久深。屢欲瞻仰仙姿，犹恐鄙陋无文，莫由晋谒。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，故不揣冒昧，斋沐而来。倘蒙不弃，许觐兰仪，则镜阁妆台，尽可容生等一侍也。”婢道：“公子贵人说那里话。但我家小姐晨妆未罢，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？”拜林道：“不妨。”婢乃辞去。

又片时，忽听环珮珊珊，香风馥馥，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。

红羞翠怯，娇靥含春。身穿时花绣袄，低束罗裙，貌如仙子，腰似小蛮，莲瓣双钩，纤不盈掬。上前与三人见礼，各叙姓名，然后道：“妾风尘陋质，藐乏葑菲，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。”挹香道：“佳人难得，震耳芳名。今蒙芳卿不弃，许见阶前，不胜侥幸。并知芳卿研究翰墨，酷爱诗词，佳作唱和，往来必广，未识可能拜诵一二否？”幼卿道：“妾沦落烟花，确是性耽吟咏，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，时逢闺秀荣赐瑶章。妾虽酬答有诗，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。”拜林道：“儒林多陈腐之言，不堪悦目。苟有香奁白雪，彤管阳春，仆等视之不啻性命，望之胜于云霓。乞芳卿赐我侪一读，何异百朋之赐。”幼卿道：“既蒙君子见爱，妄何敢藏拙，尚望勿笑乃幸。”遂命侍儿往取。未片刻，即携以出，上书《素芳集》，即示三人。中有《虎

阜题壁》、《苏台怀古》、《牡丹八咏》，皆清丽芊绵之作。读到《感怀》一绝云：

年来飘泊溷风尘，狼藉烟花命不辰。
佛纵有情怜浩劫，三生孽债亦前因。

三人阅毕，幼卿又出《莲花合掌图》求题。拜林乃题四绝以赠之云：

卿本瑶台小谪仙，天涯沦落有谁怜。
偶然解脱拈花谛，一笑皈依座上莲。

其 二

绝代风浪证夙因，莲花偶现掌中身。
瑶池姊妹应相忆，遍召蟠桃少一人。

其 三

纵不香甜与玉温，衔珠鹦鹉已销魂。
愿为童子从旁侍，合掌莲台拜世尊。

其 四

杏黄衫子凤头鞋，罗袜青裙八宝钗。
自是画工描得好，分明丰致较前佳。

拜林题毕，挹香也赠诗一首云：

一曲坊歌子细听，凭谁慧眼早含青。
桃花带雨千般艳，柳絮随风几度经。

心性自然饶妩媚，腰肢谁与斗婷婷。
痴情愿作司香尉，保护幽芳永系铃。

嗣后开筵款洽，曲尽绸缪，酒阑后方才相别。挹香素性多情，已觉恋恋。正所谓：

月地花开留客醉，红情绿意惹人迷。

不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

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，独自回家。静思日间所遇，虽称才貌兼全，然一面猝逢，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。本欲细谈衷曲，探其行为，奈叶、邹二人在座，不能进语。翌日独去私访，倘得一意中人，订盟未晚。主意已定，安寝寻梦。

甫黎明即起身梳洗，也不至书馆读文，即向堂上问安，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，儿欲一往。父母允许，惟嘱早归。挹香唯唯而去，不帶僮仆，独自一人竟往章家。适月娥香梦未醒，婢欲告主人，挹香止之曰：“不可扰他清梦。我略坐片时，还欲别往，少顷再来。”言讫，身边取出四枚番饼，谓婢曰：“小生带得微意在此，送与姐姐买些脂粉。”

婢见挹香与他银子，嘻嘻道：“小婢无功受禄，又要公子破钞，待小婢拜领。”挹香挽住道：“见笑，些须何足称谢。敢问姐姐青春几许，芳名定宜风雅。”婢道：“小婢蕤香，年才十五。”挹香又问道：“巷中共有几处平康？”蕤香道：“共有五处，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，不时诗酒往来，其余虽皆相识，无非口面之交。”挹香又询余者三家，蕤香道：“一为胡碧娟，一为陆绮云，一为陈秀英。”挹香留心细记。坐少顷，辞出，至对门吕宅。

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，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。年二八，小字桂卿，又名碗玉。丰肌弱态，柔媚聪明。往谒即见，挹香上前说道：“仆慕芳卿，时存企望。前因不识仙源，未遑造谒。今

幸幼卿姐指点渔郎，始得桃津可问。今蒙芳卿不弃刍蕘，遽焉容见，何有幸乃尔！”桂卿答道：“妾乏葑菲，自惭蒲柳，乃蒙幼姐姐齿及，得能亲瞻文采，实前缘也。”于是谦谦逊逊，叙谈良久始别。复至胡碧娟、陈秀英、陆绮云三家，一访而归。

行至半途，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，住憩桥巷假母家中。今日既乘兴而来，不可不兴尽而返。于是迤逦前行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，响遏行云，知已到汪家。

入门至内，假母出接，见挹香少年秀士，便笑嘻嘻邀入客座。献茶毕，就问道：“公子贵姓？”挹香笑答道：“姓金。”假母亦笑道：“公子为什么不姓了潘？”挹香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假母道：“公子如此貌美，应该与潘安同族。”挹香又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小生姓金不姓潘，则貌不美可知矣。”假母笑说道：“不是老身在这里说，想公于前生定是姓潘。”

挹香大笑道：“可谓善戏谑矣。”假母道：“不是戏谑，焉得博公子一笑。且请问公子到来，定有见教。”挹香道：“小生自惭不美，所以要来访美人。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一位令爱，所以特来一访，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？”

假母道：“小女村野陋姿，尤恐不当公子青睞。既蒙殷殷，亦小女有福，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。”挹香道：“怎敢。”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，凡遇佳人丽质，总存怜惜之心，所以听见“唤他出来”四字，甚为踟躇不安，故这“怎敢”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。

于是，引挹香斜穿竹径，曲绕松廊，转入一层堂内，虽非画栋雕梁，倒也十分幽雅。挹香心注美人，未遑適览。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，即便进内。挹香徘徊堂上，因想道：“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。”半晌又想道：“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。”正想间，忽见两垂髫捧龙团出，奉与挹香说道：“小姐午睡初回，我们去请来。”挹香道：“难为二位了。可对贵小姐说，缓缓不妨，小生品茶相待。”言毕饮茶，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，吃得甚觉心旷神怡。

良久，天色渐暝，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：“小姐出来。”挹香听见小姐出来，即忙立起身来，侧旁以待。早觉一阵香风，美人从

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，但见：

　　晕雨桃花为貌，惊风杨柳成腰。轻盈细步别生娇，更喜双弯纤小。云鬓乌云连云髻，眉尖青到眉梢。漫言当面美难描，便是影儿也好。

原来这美人姓陆，名丽仙。本是大家闺闾，因经水火刀兵，致遭沦落。年方二九，秣纤得中。原籍毗陵人氏，工度曲，善饮酒，后来居上。人一见之，往往魂销魄散。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，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，早喜得心神俱醉。候丽仙到堂时，即躬身施礼道：“小生久慕仙姝，未遑造谒。只道明河在望，不易相亲，又何幸一人仙源，即蒙邀迎如故，真我金某之福也。”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，早已心倾，又见他谦谦有礼，十分属意。因答道：“贱妾青楼弱女，何足为重。蒙公子一见钟情，大加谬赞，妾何有缘若此耶？但刻因午梦乍回，出迟为罪。公子请上，容妾谢罪。”挹香道：“得识芳卿，亦小生之奇遇，若得饱餐秀色，使魂梦稍安，感恩非浅，何必如此拘泥。”二人谦逊了一回，各通姓氏，东西就坐。茶罢，丽仙道：“今蒙郎君垂顾，妾欲以一樽为献。聊伸地主之情。若云餐秀，妾蒲柳之姿，何秀之有，闻之愈增惭慙。”挹香道：“白玉不自知洁，幽兰不自知香。是仆之饥心馋眼，一望神迷，若再坐，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仆窃去矣。”丽仙亦微笑不言，遂邀至媚香楼。

原来这楼是丽仙所居，计屋二椽，极为精雅。中间陈设客座，两旁桌椅工致。挹香环顾楼中，无殊仙府，中悬一额，曰：“媚香楼”，两旁挂一副楹联道：

丽句妙于天下白，仙才俊似海东青。

再看几上罗列着图章古玩，博古炉瓶。旁一室即丽仙寝室，入室馥郁异香，沁人心脾。两旁悬挂书画，奕代物华，真个是神迷五色，目不暇接。挹香道：“芳卿人如仙子，室如仙阙，小生幸入仙源，真饶

幸也。”丽仙道：“草草一椽，绝无雕饰，郎君直谓之仙，亦有说乎？”挹香道：“仆之意中实见如此，若主何说，则又何辞以对？”丽仙道：“对亦何难，无非过于爱妾，故此楼亦邀青盼耳。”

挹香听了，亦笑道：“仆之心仆不自知，卿乃代为说出。芳卿之慧心，真超于千古之上矣。”

二人方绸缪问答，只见侍儿捧出酒肴，摆在楼中，请二人饮酒。丽仙道：“不腆之设，不敢献酬，望郎君鉴而开怀。”挹香初意只望一见为幸，不意比日间所遇貌又超群，情又旖旎，又留入楼中，以芳樽款洽，怎不快心。

甫饮数杯，早已情兴勃发。偷觑丽仙醉后风神，如芙蓉之带朝旭，妩媚更甚。即携壶斟酒一杯道：“仆遇芳卿有幸，请饮一卮。”丽仙笑道：“郎君是客，不应敬妾之酒。今妾受郎君之赐，亦该奉敬一杯。”言讫，把酒饮干，也斟上一杯，递与挹香，挹香饮毕。

二人正在缱绻，忽假母步来道：“好呀，你们竟不用媒了！”

挹香笑道：“男女相饮，虽近于私，然亦是宾主往来。倘若红丝系缚，还当借重于斧柯。”说罢，三人大笑。挹香已带微醺，半晌谓假母道：“方才妈妈不用媒之说，明明以媒自居，但不知妈妈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？”假母道：“公子放心，老身虽非吴刚再世，但今日执柯，亦可专主一二。请公子今宵于温柔乡安享甘甜之味，明日谢媒可也。”挹香狂喜，即斟酒一杯，向假母道：“月老请先饮二卮，谢媒明日何如？”

丽仙见此行为，樱含一笑。原来挹香情窦虽开，因眼界自高，故犹是无瑕璞玉。此时醉眼情思，怎当得丽仙之风流调笑，你看我如花，我看你如玉，不觉十分难禁。正所谓：

红羞翠怯情偏笃，柳傍花随意易痴。

挹香既醉，即偕丽仙进房，四处又观看了一番，然后至内房。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，上书“悦目怡情”四字。正欲展开，被丽仙双手夺去。挹香心疑甚，必欲一睹，丽仙勉强与之。挹香启视之，原来是四幅行乐图儿，上边皆标名色。一曰“戏蝶穿花”，一曰

“灵犀射月”，一曰“舞燕归巢”，一曰“傍花随柳”。皆绘得穷工极致，旖旎非凡。况兼丽仙之千般妩媚，万种温存，乃替卸罗襦，代松香带，道：“醉已极了，玉漏已深，望芳卿伴我睡罢。”丽仙此际半羞半就，任挹香拥入罗帏。正是：

一对鸳鸯春睡去，锦衾罗褥不胜春。

要知以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

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，甘甜尝遍。千般怜万般爱，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，未免笑啼俱有。正所谓：

月正团栾花正娇，相逢恰是可怜宵。
携红握翠增怜惜，不问应知魂也销。

二人十分恩爱，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，说得你投我洽，不觉又沉沉睡去。直到次日红日三竿，方才起身。梳洗后吃了点膳，然后回家。至书舍也无心攻读，静坐芸窗。不片时，金乌西返，玉兔东升。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，食过晚膳，即就寝而卧。

谁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恍惚间此身缥缈，如在云雾间一般。不由自主迤邐而行，细视之，却非素来经过之地。但见隔岸鲜花，沿堤新柳，一弯流水，回绕小桥。烟霞泉石，幽异非常。娇滴滴名花欲语，脆啾啾鸟语频闻。行向前，见屋宇突耸，宛如宫殿。甫入门，见悬一额，曰“有女如云”。至堂上，异香馥郁，人迹稀逢。信步入内庭，见朱栏曲折，秀石峥嵘，池亭缭绕，花木参差。其中陈设精致，皆非人世所有之物。

正视间，忽见一垂髫童子至，乃问道，“君是何人，焉得到此？”挹香乃述其所由来，询此为何地。童子道：“此乃清虚中院，院主即月下老人吴刚。凡世间姻缘一切，俱是院主执掌的。即世间佳人

丽质，一旦尘缘谢绝后，俱在此处居住，故又名曰‘留绮居’。今君有福至此，大有前缘。趁此院主往下界巡察，待我引君一游如何？”挹香大喜，即偕之行。见洞门双启，异境别呈，其中瑶草奇花，纷靡不尽。正中一殿，极尽崔巍。殿中列一仙斧，盖世俗相传斧柯之谓。又有三生石、赤绳等罗列其中。右边有一小门，上书“金屋”二字。

启扉人，见绮罗毕集，众美娟然，一个个舞袖蹁跹，若要与挹香相见。挹香不觉神魂飘荡，连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。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，都上前相见，都各陈名姓。有说是馆娃宫里来的；有说是手抱琵琶，身从马上来的；有说是琴心感触，炉边卖酒家来的；有说是采药相逢，马上折桃花的；有说是宫中留枕，寄与有才郎的；也有说是青琐偷香，分与少年人的；也有说是为雨为云，梦中曾相会的；也有说是似雾如烟，帐里暂时逢的；也有说是吹箫楼上，携手结同心的；也有说是随侍瑶池，题诗改名姓的；也有说是身居金谷，吹箫恨无情的；也有说是掌上玉盘，马嵬留不住的。其余的多环佩锵鸣，挨挨挤挤，都说道：“我等乃历代的有名国色，因参破红尘味，在这里静修的。故月老也不派我们下凡的了。”言讫各散，弄得挹香心迷神醉，应接不暇。

再行，又见一朱门上有“六朝遗艳”四个金字，乃偕童子入。原来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内。挹香才入室，只听得莺声燕语，都道：“有情公子至矣，大家快些相见。”只听得环佩叮当，俱出韩相接，周围侍立，锦簇花团。挹香倒觉不安，因说道：“众芳卿请坐，容拙生金挹香晋谒。”众美又推逊了一回，方才坐了。

挹香便询首位美人，却是钱塘苏小小。挹香听了，即出位下拜道：“仆慕芳名久矣。尝读《西湖志》，见芳卿慧心青眼，绮思奇才，周济鲍仁，实巾幗之丈夫，不胜钦佩。自恨予生也晚，不能拜倒妆台，一亲懿教。不料今日相逢，实出于意外也。”小小挽之起道：“贱妾不辰，在昔堕风尘之内。犹幸者怜怜惜惜，未负年华。至于慧眼奇才，妾何敢当耶？”挹香道：“卿之芳名，不惟仆一人钦羨，即天下有情人皆已为之倾倒矣。惜乎鲍仁今日未遇芳卿，倘今日遇之，我

知必向芳卿叩头如捣蒜矣。”言毕又问其次，恰又是虎阜真娘，挹香亦下拜道：“仆慕卿卿，阅时已久，曾在墓上几度欷歔。所以‘慕真’二字亦为卿而得。今者邂逅相逢，岂非天作之合耶？”真娘道：“君之钟惜，妾素深喻。前蒙冢上题诗，有‘新诗空吊落花灵’之句，妾尝传诵不忘，今日之会，亦天意也。”挹香又与薛涛、关盼盼、马湘兰等叙谈。良久，童子促之行，挹香道：“我不返矣。我今在众香国里，得能与众美人朝夕盘桓，亦奚必再思别往。”真娘笑道：“君日后名花相伴，正有一番风流佳话，毋愚快行。”挹香不觉凄然泪下，然后分别。

又随童子前行，回廊曲折，迤迤而来，至一处，上悬“薄命司”三字。挹香讶道：“薄命司乃《红楼梦》中黛玉等之仙居，缘何也在这里？”迳入，见数美嘻笑，聚作一团，在内作扑蝶会。爰询童子，童子指着道：“此即宝钗、晴雯、湘云等也。”挹香叹曰：“原来才女性情，阴阳一例，生前如此，死后仍不改此风雅。”人内四面观看，见左边另有朱门，铜环紧闭，上面亦有一额，曰“绛珠宫”。挹香暗付道：“此必林黛玉所居。”轻叩铜环三下，有侍儿启扉迎接，见挹香儒雅风流，乃问道：“相公何人，到此何事？”挹香道：“我乃薄福生金挹香是也。偶尔游仙，知绛珠宫在此，特来拜见潇湘妃子耳。”侍儿见挹香吐辞风雅，人亦俊秀，入告黛玉。黛玉许见。挹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，说道：“小生金挹香，素读《石头记》，钦慕小姐态度幽闲，恒存臆羨。今日偶尔仙游，得蒙慷慨许见，三生有此，不胜幸甚。”言毕，拜倒阶前。

黛玉暗付道：“我只知贾宝玉一人痴情，诩意金某亦然如此。”乃笑道：“金生请起。我自避世以来，迄今二百余年。我们平生之事，本不足传述于人，曹雪芹先生曲为传出，虽是痴情佳话，第恐迷惑世人亦复不少。”挹香点头道：“诚哉是言也。仆读《石头记》，亦尝焚香叩首，倒拜殊深。更有友人邹拜林，谓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帼，又妙在不涉于邪，十分羡慕，因自号拜林外史。曾记有题赠小姐两绝云：

多愁多病不胜娇，孽海情天幻构遥。
赢得后人偷洒泪，可怜午夜泣香绡。

其二

西风蹂躏月凄迷，灯炮更残暗自啼。
珠泪难还情尚在，如何衰草罢长堤。

此诗仆传诵已久，亦可谅渠之情矣。”顰卿道：“我自谢世以来，蒙曹君曲传情迹之后，虽墨士骚人时加惋惜，而真心惜我者惟君与拜林及秦淮校书斌龄三人而已。惜未见其人，不胜怅怅。”

正说间，听重门启处，拜林突如其来。挹香大喜道：“林哥哥，我方才与妃子正在言君，君何亦得至此？”拜林不答，即向顰卿处双膝跪下道：“顰生幸甚，得遇芳姿。”说着不觉双泪齐流。赢得顰卿亦两眶泪下，语不成声。拜林又说道：“仆因日久钦慕，未克如愿，今日此身如梦，飘泊来前，得遇仙纪，实是侥天之幸。”顰卿道：“君之多情我已深喻。但未识芳颜，徒劳企望。今得一见，我愿遂矣。”言讫，化阵清风，绝无影响。觉其地亦非来时路矣。拜林大恸欲绝。

挹香乃挽拜林，随童子复至一处，上悬匾额，曰“五百年前旧定缘”。门前悬着一张谕条，上写着：

奉玉谕，此地乃注人姻娅、修造姻缘全谱重地，毋论闲杂仙僮及凡人等，俱不准妄入。此谕。

挹香与拜林看了，大讶道：“此处有玉谕在此，不能迳入，如何，如何？”童子沈吟良久道：“君等不泄天机，无妨同人。”

二人允诺，即从之入。见其中案牍如山，不可胜计。也有桑间濮上之案，也有淫妇奸夫之案，不一而足。又见两旁册子杂列，挹香窃视之，乃是注人妻妾，历历可稽。乃私向拜林道：“我们二人自